



7岁参军,9岁长征,96岁老红军向轩——

红星耀童年 理想照终生

■本报记者 杨明月 通讯员 毕丽媛



向轩近影。 侯 阳摄

用从“妈妈”身上学来的枪法,把子弹射向敌人

“我的母亲是贺满姑,满意的满,姑娘的姑。她是贺龙的妹妹,排行老五……”采访中,向轩几次对记者重复这句话。“老来多健忘”,半小时前和记者的对话,难以在向轩脑海中留下痕迹。但谈及自己的革命经历,贺满姑这位将生命献给革命事业并指引儿子走向革命的母亲,是向轩每一次“重复”讲述时毋庸置疑的开头。

上世纪20年代,革命大潮风起云涌。在湖南桑植,贺龙的大姐贺英在丈夫牺牲后,与妹妹贺满姑率领地方群众武装继续开展顽强斗争。1928年,因被叛徒出卖,贺满姑不幸被捕入狱,连同她的3个孩子一起被关进大牢。贺英设法打通监狱看守,把向轩兄妹三人救了出来。后来,在狱中受尽折磨的贺满姑被残忍杀害。

“他们把我母亲钉在架子上,手脚都捆起……”向轩从沙发上颤巍巍地站起来,张开双臂,向记者描述母亲牺牲时的悲壮场景。母亲牺牲时,向轩只有2岁。他对母亲的全部“记忆”,来自大姨贺英和大舅贺龙的讲述。“他们说母亲年轻时就比较泼辣,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也是这样。”对于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印象的母亲,向轩十分自豪。

此后,向轩跟着大姨贺英生活,有

9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去年7月,“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红军”词条登上微博热搜,引起网友热议。热议的对象,是1935年9岁时走上长征路的老红军向轩。
一位网友的评论,引来最多点赞——
“9岁长征……9岁的我还在玩泥巴呢。致敬!”
另一位网友回复:“有这些9岁参加长征的人,才有我们9岁还能玩泥巴的日子。”

在西部战区总医院,记者见到了96岁的老红军向轩。见到记者前来,老人从床上慢慢起身,坚持要坐在沙发上接受我们的采访。老人面色红润,看上去气色不错。
“向老的右眼早年在战场上负过伤,几乎失明,只能看见一些轮廓。左眼患有白内障,十几年前做过手术。”照顾向轩多年的护工向德容告诉记者,因为身体原因,老人已经有些日子没下过楼了。
因此,对向轩的采访,是在记者

一遍遍重复“您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讲”和他一遍遍重复“你听我说”中进行的。
向德容说,老人每天的午饭时间“雷打不动”,都是11点40分。可采访这天,到了中午12点,即使记者和向德容一再劝他先吃饭,老人也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意思——
“为什么我要和你说?我们那个时候的事,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我顾不得吃饭。”

了第二个“妈妈”。贺英没有子女,把向轩当成亲儿子疼爱,战斗之余常抽出时间手把手教向轩打枪,“不过大姨平时总是把枪收起来,只有打靶时才给我用,怕我年纪小惹祸”。

1933年5月,因叛徒告密,游击队驻地被敌军重兵包围,贺英不幸负伤。她把年仅7岁的向轩叫到身旁,交给他一把手枪和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2枚金戒指和5块银元,“大姨让我赶快走、赶快走,找大舅、找红军报仇”。

带着贺英的临终嘱咐,小腿中弹的向轩一瘸一拐地跑到后山,找到一块大石头躲起来。
“我当时毕竟是个孩子,一开始没察觉,后来低头看到腿上的血就哭了起来。”直到接应的游击队赶到,赶跑了敌人,才在后山找到向轩,把他背下山。
这一次负伤,在向轩身上留下难以消除的瘢痕——向轩抬起右腿裤脚,因缺少运动肌肉有些萎缩的小腿上,至今留有一块鸡蛋大小的“坑”。

对向轩来说,更大的伤痛来自他亲眼目睹了“妈妈”的牺牲。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小红军用“妈妈”教给他的枪法,把子弹一颗颗射向敌人。
2015年11月,红军后代邓玉平拜访向轩。她告诉老人,她去了贺英牺牲的地方,那里保护得很好,墙上的弹孔清晰可见。
向轩红了眼眶:“我真是好怀念她们,我也想回去看看。”

“大家始终有一种信念,一种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的信念”

“这个不太像我。”向轩的眼前,是一张小红军雕塑的照片。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头戴八角帽,身穿红军军装,瘦弱的肩膀被三杆枪压得有些弯曲,左脚上前坚实地踩在泥泞里,侧身回望,眼神炯炯。

向轩的直言不讳,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5月14日,云南省昆明市政协调研员庞博河和香格里拉市上江乡土旺村村委会主任李正兴,带着这张照片来医院看望向轩。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后,曾在土旺村等地休整。近年来,土旺村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建起了

红色学堂,还计划建一座红军文化广场,安放一个以向轩为原型的小红军雕塑。他们特意前来,想让老人对雕塑的创作提些意见。

“这是以您长征中‘红小鬼’的形象为原型创作的,表现您和红军将士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大家在一旁解释。贺英牺牲后,向轩一路辗转找到红军,找到大舅贺龙,留在队伍里成为一名红军战士。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在贺龙率领下从湖南桑植开始长征。年仅9岁的向轩成为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战士。
向轩所在的通信班有十几个“红小鬼”,“长征路上,最大的困难是缺少粮食。前面的人把草上头一截吃了,后面的人就吃草根。我们那时候是小孩子,处处受到照顾,比其他人要好一些。我永远不会忘了战友的恩情。”

即便总是受到照顾,那也是以艰苦卓绝著称的长征,要靠自己的双脚一步步向前走。还是个孩子的向轩,总跟在贺龙的妻子蹇先任身边。蹇先任经常背着不会走路的女儿,手里牵着向轩,一步步向前挪。
“长征虽然很苦,牺牲的人也很多,但大家始终有一种信念,一种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的信念。我也是这样。”向轩说,那时一路上总能遇到敌人袭扰,有时早上六七点敌机就飞过来,“后来我们总结经验,那些飞机不是总在大路上飞吗?我们就走小路,他们飞他们的。”

“就在你们这里,我还换过大舅贺龙的巴掌。”长征时曾路过的土旺村来看望,让向轩很感慨,想起一段往事。长征路上,红军非常尊重沿途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那一天,贺龙前往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噶丹·松赞林寺赠送礼物。向轩当时是贺龙的警卫员,跟着进了寺庙后,他一时好奇,摸了一下庙里的佛像,被贺龙打了一巴掌,当场就哭了。

李正兴告诉向轩,土旺村百姓几十年来不忘红军,现在大力发展红色文化产业,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向轩高兴地拿起笔,写下“红军万岁”赠予土旺村。

“打仗不要怕死,越怕死越要死”

除了右小腿的伤疤,全身26处负

伤还在向轩身体里留下几枚弹片。那是烽火岁月留给他的“纪念”。

1936年10月,10岁的向轩跟着队伍结束长征,后来留在延安补习文化课。

开国少将李文清的儿子李海告诉记者,父亲曾跟他讲过,1938年他担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参谋长时,曾率部挺进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当时,师长贺龙想把向轩放在715团,跟着队伍参加抗日。

“我父亲当时觉得向轩年龄太小,才12岁,而且根据地战事频繁。但是贺老总坚持要把向轩放在一线部队,向轩自己也要去。后来几次沟通,怕向轩给部队‘添麻烦’,这才作罢。”

两年后,14岁的向轩还是如愿前往抗日一线,在358旅警卫连任副连长。炮火硝烟中,他一路征战,参加了宣川、宝鸡等战役战斗。

“打仗不要怕死,越怕死越要死。”这是向轩从多年的枪林弹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1948年夏,在陕西大荔的荔北战役中,因部队缺少重型武器,时任西北野战军358旅工兵连连长的向轩,用改装的土炮轰开敌人的碉堡。但敌人负隅顽抗,炮火中向轩身上多处负伤,右眼几乎失明,至今还有弹片留在体内。

“从小父亲就喜欢给我们讲他们吃过的苦,讲当年的战斗故事。”二儿子向国荣回忆,小时候有些事他听不太懂,也没放在心上,长大后才慢慢明白,父亲是想让后辈了解过去的“苦”,才能更珍惜今天的“甜”。

向国荣曾在北京卫戍区服役,退役后在四川电视台工作。2014年退休后,他和几个同事一起走访多位健在的老红军,留下不少珍贵的影像记录。他的初衷,是想代替年迈的父亲看看老战友。老红军们看到他们上门,都很高兴。有的老红军给他们表演刺杀动作,“好像回到他们年轻的时候”。更多的老红军,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很难沟通,但他们还是想尽力表达些什么。

向国荣试着给自己年仅6岁的外孙讲父亲的故事。他一开始没抱太大希望,但过了一阵子,他发现外孙“听进去了”——

今年3月,向轩过96岁生日。曾外孙送给向轩一幅画,上面是他画的鲜红的党徽。

这个生日礼物,向轩非常喜欢。
制图:唐 硕

火山石铺就的石板路、佤族风情园、参天古树……清晨,云南省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沐浴在一片霞光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就是沿着这条石板路边边走边问的。”站在村口标志性的牛头图腾下,三家村党总支书记赵家清用这句话开头为游客讲解。

2020年1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司莫拉佤族村,了解乡村振兴和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情况。赵家清身着佤族服饰陪同解说。

2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赵家清历历在目:“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司莫拉”,佤语意为“幸福的地方”。然而,这个以佤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村落,曾因交通闭塞、观念落后成为当地的贫困村。

1999年,佤族青年赵家清参军入伍,“那是我头一次离开家乡,大山外的繁华让我大开眼界。”两年后,退役的赵家清带着到大城市闯荡一番的想法,先后到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务工,开阔了眼界。

后来,赵家清回乡应聘为清水乡派出所辅警。一次执法行动中,他不顾安危追捕手持凶器的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广受赞誉。

2010年,三家村村两委换届选举。乡领导想到了能闯敢干的赵家清,鼓励他回村参选:“你当过兵,又在外打拼多年,见过世面,乡亲们盼着你扛起这副担子。”

土生土长的赵家清经过深思熟虑,应了下来:“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司莫拉’才名副其实。我是党员,又是老兵,有责任为家乡发展出把力,帮乡亲们摘掉‘穷帽子’。”

找到“穷因”,才能拔掉“穷根”。赵家清顺利当选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后,通过广泛深入走访,发现三家村发展落后,主要原因是村民思想观念保守。赵家清带着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到大城市、小康村取经,和乡亲们细算对比账、细数变迁史、细说幸福感,点燃大家的致富热情。

拓宽了眼界,增加了见识,赵家清瞅准时机,在村里组织开办种植养殖、厨艺、民宿等培训班,让乡亲们掌握各项致富技能。同时,村里鼓励外出务工人员 and 大学生返乡创业,多措并举发展乡村特色旅游。

几年间,三家村涌现出一批种植养殖能手和乡村旅游达人。当地的中药材、大米粳粳等特色产品走出大山,各地

让『司莫拉』名副其实

云南省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兵支书』赵家清——

游人纷至沓来,一“出”一“进”之间,村民们都觉得干活有劲头、生活有奔头。

“2020年三家村整村脱贫后,我们琢磨的是如何让佤族村寨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得更好,让乡亲们日子更幸福。”当年6月,腾冲市清水司莫拉幸福佤族旅游专业合作社成立,赵家清担任理事长。在保护好村寨风貌基础上,合作社引导村民参与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和农副产品加工、民宿服务等产业,推动司莫拉文化活动中心、农耕文化观景台等项目建设,打造出集民俗体验、自然观光等为一体的司莫拉佤族风情园,让许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从“泥水路”到“水泥路”,从“篱笆房”到“小庭院”……在三家村村情展室,一幅幅新老照片的对比,展现出佤族村寨的日新月异。展望未来,赵家清有着更多的憧憬:“只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再接再厉、苦干实干,新时代的幸福之歌一定会越唱越响亮。”



“六一”儿童节前夕,江苏省连云港市解放路小学组织少先队队员走进江苏省军区连云港离职工干部休养所,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图为老兵张才洪给他们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
陈 岩摄

父亲的路

■梁润佳

务后,他几次找到上级首长请战。由于他此前曾多次潜入任务区域附近,对地形比较熟悉,最终如愿加入突击队。

出发那晚,天下着雨。突击队冒雨行进,在一个山坳里埋伏。父亲和战友趴在地上,全身都被浇透,止不住打哆嗦。为了驱寒,父亲想抽根烟,可摸出火柴一看,打湿了,根本划不着,只好瞪大眼睛继续看向前方。他知道,即使火柴没打湿也不能吸烟,弄出烟会暴露目标。他只是想在“饥寒交迫”时让自己有一点点想头。

很长时间过后,父亲才明白,那期为期9天9夜的潜伏其实不算什么。在边境作战期间,为了完成侦察任务,他和战友不知熬过多少个艰辛的夜晚。潮湿、闷热、蚊虫叮咬,时时伴随在他们左右。月亮挂在夜空,像被钉子钉住了一样,总不见它变换位置,让人感觉时间过得太慢。

俘敌1人,缴获冲锋枪1支、子弹31发,背着一名负伤战友脱离险境——这是父亲在那次侦察任务中的表现。

后来,在给父亲申报一等功的“个人奖励登记表”中,“主要事迹”一栏这样写道:“英勇机智,临危不惧……孤胆顽强,艰苦奋战……勇于吃苦,积极参加侦察行动……共参加侦察和战斗行动93次,并在火线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08年,从军23年的父亲面对单位调整,毫无怨言地脱下军装。离开营区前一晚,他去“精兵林”和那棵树告别。那是他立功提干后种下的一棵树,陪伴他一同成长。父亲虽然离开了热爱的部队,但那棵树会一直在。

我也会在。2012年,我入伍那一天,父亲将那枚军功章送给我,希望我接过“钢枪”,成为一名更优秀的军人。

父亲说过,人的一生,有很多路可以选择,每个选择都有自己的使命。战火硝烟中,舍生忘死、奋勇杀敌是军人价值的最好体现。和平年代,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就是军人的使命。即便后来他走出了军营,也心有所系,在税务岗位为国聚财、为民收税。

我庆幸,自己选择了和父亲一样的路。这条路,我一定会走得坚定从容。

百岁抗美援朝老兵实现生日愿望

再穿一次“老军装”

■刘泽军 雷晓宇

“就是这套军装,和我70多年前穿的一模一样……”5月25日,居住在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的老兵申太恒,收到了期待已久的生日礼物——一套新缝制的志愿军老式军装。换好军装,昂首敬礼,102岁的申太恒满脸笑容:“谢谢你们,这是最好的礼物。”

1951年1月,申太恒随部队入朝作战。到达朝鲜不久,只强化了学习了1个月朝鲜语的申太恒,就随侦察排潜入敌后查探敌情。危机四伏中,申太恒机敏应变,一次次化解险情。一次战斗中,他冒着枪林弹雨,协助部队成功捣毁一个敌方阵地,荣立一等功。

1963年退役后,申太恒回到家乡,带领村民开荒山、种果树,走上致富

路。“直到前两年湖南省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我们才知道申太恒曾立过一等功。”北塔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周孝东介绍。

“今年年初,区人武部到家中慰问,问起爷爷的生日愿望。他考虑再三,才提出还想再穿一次当年入朝作战时的军装。”申太恒的孙子申锐说。

得知老人的心愿后,北塔区人武部当即决定为老人缝制一套当年样式的军装。量尺寸、找布料、联系裁缝制作……申太恒生日这天上午,北塔区人武部政委胡平平将崭新的老式军装送到申太恒家中。

“当年,穿上军装为祖国战斗是我们最大的光荣。”申太恒说,他要穿着这身军装,替牺牲战友多看一眼祖国的繁荣昌盛。

去年,我陪着父亲同他的几位老战友重返边境,前往他们昔日共同战斗过的那片土地。

细雨霏霏。走上一处山坡,父亲一行人走走停停,时常驻足不语。我一路静静地跟随,没有过多的言语。

关于自己的军旅过往,父亲以前提及不多。我是偶然翻到他的一本战地日记,才了解到他年轻时参加边境作战的那段经历。后来我得知,这本日记是父亲在阵地上的猫耳洞里写下的,这或许也是日记篇幅短小、文字简练的原因。

“今天差点送命,还好敌方的狙击手打偏,石坎上有很大的弹痕。”

“我想加入突击队,但连长没有同意。可能是前些天我的腿受伤,我要快些好起来。”

……

寥寥的字迹歪歪扭扭,字里行间“波澜不惊”,我却读出了惊心动魄的味道。我很想想象,那个在炮火硝烟中机智勇敢、荣立一等功的侦察兵,和父亲这位默默扎根基层的税务工作者竟是同一个人。在我的几番央求下,父亲才给我讲起他当兵的故事。

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弟弟。爷爷给他取名“继文”,希望他能勤奋读书。但自从参军的